

王巧林◎著

紅樓夢作者顧景星

光明日報出版社



红楼梦作者顾景星

王巧林◎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作者顾景星 / 王巧林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6. 10
ISBN 978-7-5194-2080-2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②顾景星(1621-1687) — 人物研究 IV. ①I207.411 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6751号

红楼梦作者顾景星

著 者: 王巧林

特约策划: 汪潮涌

责任编辑: 黄海龙

装帧设计: 好书坊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8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19571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flowersbj@sina.com

法律顾问: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

印 刷: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750千字

印 张: 48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4-2080-2

定 价: 1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顾景星晚年画像

仙家黃石書留篆

鶴壽華亭歲紀辰

乙未年秋月熙長

顾景星（署名金粟道人）于华亭自题联（金龙书）。

清代诸家关于顾景星诗文评语采撷

商丘练石林诗曰：“顾侯才似海，乐府妙无双。”

周屺公曰：“黄公乐府，上下八千年，纵横一万里。”又曰：“读顾先生乐府，知其胸中原本正大。”又曰：“有人辨得咏高句丽之故者，许他具一只眼。”又曰：“仅作《燕歌行》，读此诗亦寻常耳，今不寻常何也参。”又曰：“凡咏古人及拟古人，未有不寓己意者，徒然摹拟，无自家见解，不作可也。惟黄公诸作，最得之。”又曰：“总不为古人所缚，自能搏挽古人。”又曰：“蕴藉前人所无。”

汤次曾曰：“予和西涯乐府多矣，不敢自谓过前人，亦庶几近之。及见顾先生乐府，不觉失其步履。”

谈长益曰：“黄公乐府，是千余年来第一手。”又曰：“气象万千。”

田纶霞语陈子山曰：“昨见顾先生乐府，虽骤不能解，然望而知其光焰万丈。”

陈其年曰：“黄公诸诗，力厚而气完，笔健而法密，五百年无此作矣。”

宋蓼天寄秦补念曰：“昨睹顾先生，不独其诗文雄迈千古，窥其胸臆，应是管、葛一流人物。”

沈友圣书七律后曰：“近人学杜者空洞，雄而杂大，复英而纤，俱得其偏。若沧溟，则又守而不变。步摩诘、李颀后尘，则近之。欲入少陵之室，则未梦见。黄公此调，有独行之妙。”

董苍水曰：“黄公才高力大，气若祖龙之吞六雄，宜其傲睨百代，自成一家也。”

陈士业评古诗云：“无意效古人，却无此今人。”

徐伯调云：“大概似杜，以不似处得似。”

何令远云：“太白之放，少陵之严，长吉之精，浑乎出之。是真一代风骚之主，吾师乎黄公是哉！”

程非二曰：“今人排击袁钟，各指其习气是矣。楚后劲，如黄公一种杰洁之气，安得不霸？！”又曰：“其才足以振八大家，是读书养气者，至精述诸篇，尤数十百年，有数文字。”

邓秦釭曰：“吾乡琴张以文章自命，予不然，之见吾黄公安得不服。”

张公亮曰：“顾子一代宗盟，其年方少，人未之知耳。事久论定，海内必不以吾言为谏。”

张士伋曰：“于以叹先生之才之大，而遇之奇也。今夫人动言有才而不遇，呜呼！人特患无才耳。安有不遇者，特才有大小，遇亦有迟速。大凡才之小者，遇怕速；而才之大者，遇怕迟。盖蕴深则发必远，蓄厚其流自光，理势然也。历观古才人文士，沦落不偶，放弃于荒江寂寞之滨，叹归燕之无栖，惜云英之未嫁，镂心铄肾，以成一家之言。即当时之人，亦未必共以为好，迨日久论定，奕世之下，奉为鼻祖，传其瓣香者，比比而是。所以古之人悲忧穷蹇，以至于死而卒不得以不遇目之者，此也。今赤方先生，幼有盛名，驰誉江汉，中更世故，坎（土稟）流离。我朝定鼎，求山林隐逸之士，当事强之不起。今天子讲求文学，诏征天下鸿儒，赤方应对明廷。复以病，放归，不竟其用。人咸以有才不遇，惜之。然其诗文俱在，诸名公巨卿，为表而出之。昔太史公序伯夷列传，以为得孔子而名益彰。今曹公将梓其集，以行于世。安知其不声施后世，与唐之李杜、宋之欧苏并传不朽哉！然则先生之不遇于生前者，正所以必遇于身后也。先生于身后而始获，以其诗文遇知于世，虽其蓄积之深厚，而亦若固迟之。以俟夫后之赏音，此其遇有奇焉者。《旧唐书》传卢纶，艳其诸子之贵盛，谓大历诗人有子无如纶者。盖诗能穷，人而不能穷其后。”

施愚山曰：“顾先生怀抱，不可蠡测。其诗文亦复如此。”又曰：“稍闲，则又时取读之。盖信乎，其可以豪矣！夫诗之有出，于人必其不尽于诗者也，其人之不尽于诗者，其诗又无乎不尽者也。顾子乐府五七言古体排律，恢博雄悍，上之原本李杜，下之长吉、乐天、义山，以及子瞻、放翁，旁见侧出，无所不有。往往于时人近事，一言一笑，刻画如生。尝饮酣四顾，振衣昂首，自谓不让古人，客或谄以为狂。及其遣兴授简，驰骋笔墨，食顷累数百言，顿挫激昂不假琢磨，虽号称工诗者，见其便给又音哑叱咤，未尝不惊其言若河汉也。”又曰：“赤方机警性成，今总宪龚公，尝识之总角中，既长，益博览强记，诸子百家、仙释诸书无不流览勤蒐，以贍其才力。故其诗如此。有骇其太肆而未纯者。赤方则掉头不顾，曰：‘君知言哉！予姑为楚歌，放言洸洋以适吾志焉！’”（《顾赤方诗序》）

袁枚曰：“明季士大夫，学问空疏，见解迂浅，而好名特甚……蕲州顾黄公诗云：‘天伦关至性，张桂未全非。’又曰：‘深文论宫闱，习气恼书生。’议论深得大体。黄公与杜茶村齐名；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黄公。因《白茅堂诗集》贪多，稍近于杂，阅者寥寥；然较《变雅堂集》（杜茶村诗文集），已高倍蓰矣。”又曰：“黄蒙圣祖召见，宠问优渥，以老病乞归；再举鸿词，亦不赴试；有杨铁崖‘白衣宣至白衣还’之风。《忆内》云：‘静夜停金剪，含情对玉缸。数声风起处，花雨上纱窗。’《观姬人睡》云：‘玉腕明香篝，罗帷奈汝何？不知梦何事，微笑启腮窝。’风韵独绝。余尝见小儿睡中，往往启颜而笑，讶其不知缘何事而喜。今读先生诗，方知眼前事，总被才人说过也。”（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）

费锡璜曰：“蕪州顾黄公先生既歿，遗诗文集乃行于世，《白茅堂集》是也。仆读近日诗文可传者不满十人，先生其首选也。”（《耳提录序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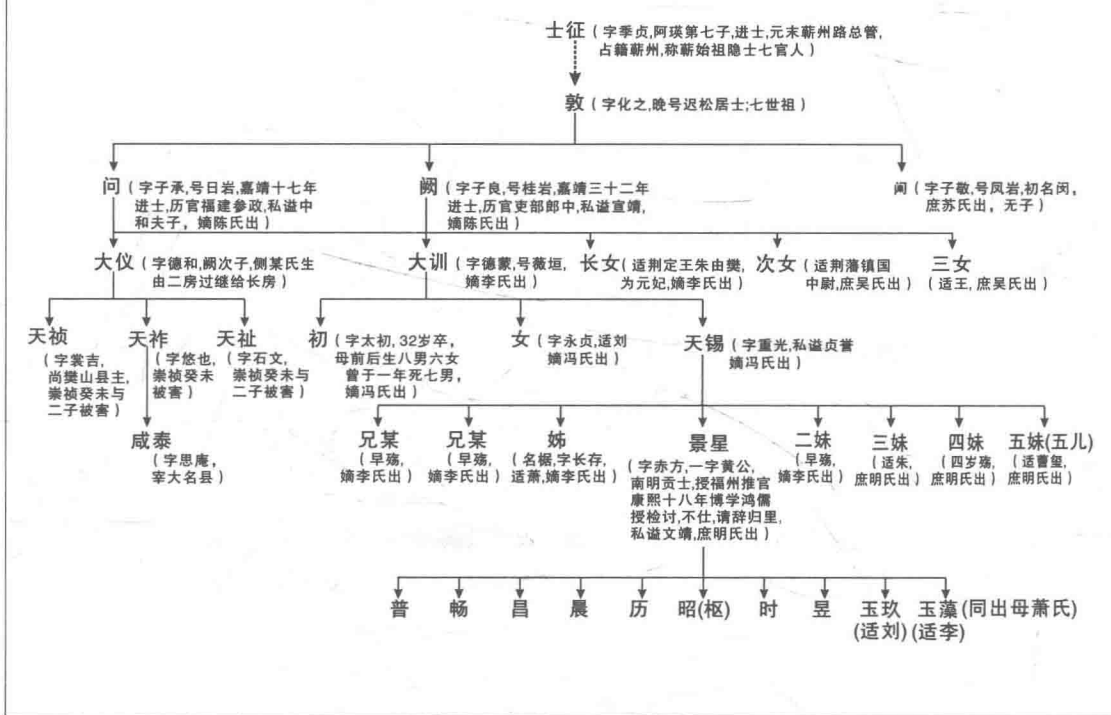
郭浩曰：“老友黄宿威，为吾乡名宿，论及今时乐府，首推顾黄公先生，后来则费二、滋衡。余客广陵晤滋衡，商榷风雅，滋衡亦首推黄公先生《白茅堂集》。”（《耳提录跋》）

清代《国朝文录续编》存有两卷《白茅堂文录》，评记之，二十二篇。其中白茅堂文录引云：“《白茅堂集》，蕪州顾黄公先生著。先生负经世才，少时尝作《守令》《兵制》《巡按》《募兵》《水军》五策，及复经学议，至戊午，举鸿博，老矣！竟以折臂不入试。其于文也，扫钟谭、兼扫茅归，尝谓：‘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书，亦犹退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云尔，原其意，盖欲初学熟周秦两汉之气，不使后来文格狷其闻见，岂真令人不观唐以后之史若集哉！’其答张长人书也，谓‘近尚八家，但言起伏段落呼应为工，而不知行文之自然，初非有为之也，神龙腾空，蜿蜒变化，不知其为几段也。而曰吾一段伸，一段屈，若馭风，若蹶云，有是理乎？自归安鹿城之说出，后生浅学，折腰齟齬，而古文荒矣！’其持论如此，故其行文不立间架，不讲腔拍，随意伸缩，自行自止，时而妩媚如六朝，时而古质如两汉，时而隽杰廉悍，如剑戟之相磨，时而粗服乱头，如衣冠之不洁。盖破八家之樊篱，而仍以王李为归宿者，然王李摹倣字句，痕迹宛然，先生则滂沛千言，而神检自贵，寥寥数语，而味蕴自深。随手变化，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余友包大令慎伯，论文不喜搭架势、起腔调，余尝驳之，今观此集，知国初已有此一种文字，然不立营伍，不用古兵法，惟李广、霍去病能，岂程不识苏建辈所能学步哉？今录其优者为二卷。”

清人平步青（号常庸）《霞外攬屑》载《顾黄公春秋论》记云：“顾黄公《白茅堂集》卷二十八《春秋论》起云：‘天之将欲名大鹵而大原也，圣人之教将欲衍乎四裔也，则必先引而进之，而徐而广之也。’末云：‘盖天之欲名大鹵而大原也，衍圣人之教于四裔也，非欲大原名大鹵也，非欲四裔乱圣人之教也，明乎天道，达乎春秋，则自吾世而百世，而千世，安知不如是而已也，而徒曰：仲尼严中外之防，曷亦未观乎天道之始终，而憬然于其故也。’”

庸按：“黄公此论，有为百作。《穀梁》昭元年，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鹵。《传》：中国曰大原，夷狄曰大鹵。论藉此二句为缘起，非真论春秋也。今四大洲将合为一洲，环地球可以舟行，岂天之亦欲名大鹵而大原，引而进之，徐而广之耶？岂圣人之教，亦将衍乎四裔，非欲四裔乱圣人之教耶？黄公时，西法初入中国，尚未盛行，西人亦未敢为患中国，忽为此论，意别有在，不指西人。然‘自吾世而百世’句，似逆知有今日之事，不能复严中外之防者然！岂前知耶？抑发于不自知耶？黄公负经世才，其文不立间架，不讲腔拍，盖扫钟、谭，兼扫归、茅，破八家之樊篱，而自成一种独往独来文字。包慎伯论文似本之，迈堂至谓仍以王、李为归宿，则非也。”

武陵蕲阳顾氏景星支世系图



我读过此书后，我耳中仿佛听见当时民族志士的呼号，我眼中仿佛看见当时民族志士的血泪。我只是忍不住要将我看见听见的写将出来，至于与现代人的见解或异或同，我竟不曾顾虑到……我相信，有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的作者将永存在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中，有作者这种强烈的民族精神，我们中华民族亦将永生在世界上！作者是谁？它不是张三，非李四，它确实实是我们炎黄虞夏以来经过千灾万难，永不低头的中华民族的灵魂！

——摘自潘重规《红楼血泪史》

潘重规（1907—2003），字石禅，著名文史学家、敦煌学家、红学家，江西婺源人。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门生兼女婿。南京中央大学（南京大学前身）中文系毕业，曾任东北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安徽大学，以及中国台湾、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中文大学教授、主任、文学院院长等职，其毕生在经学、文学、佛典、语言文字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和斐然成就。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茹莲奖、韩国岭南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。

异质思维的硕果

——析《红楼梦》作者顾景星考

早就关注王巧林先生《红楼梦》作者为顾景星的新说，2011年5月还去深圳当面请教，对他的热烈与执着留有深刻的印象。他在新浪网与凤凰网博客上，先后发布了红学研究博文一百多篇，又在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12年第2期发表《解开红楼梦作者的三大密匙》，在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2期夏之卷上发表《贾母原型考辨》，在《铜仁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4至5期连载《大观园原型探源》等，在红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，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。

古代小说作者有许多难解之谜，学术纷争便应时而起。如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，有兴化与钱塘之争，《三国演义》作者罗贯中，有太原与东平之争，大体是双峰并峙，二水分流；《金瓶梅》作者则有王世贞、屠隆、贾三近、徐渭、王稚登、丁惟宁等七十位候选人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最妙的是《红楼梦》作者，其为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雪芹，虽恃“胡适之的根深而蒂固”（魏子云先生语），然老是后院失火，不得太平，惹得聂绀弩先生大发牢骚：“曹雪芹是甲子年死的，这部书就好些，乙丑年死，这书就坏些吗？证明《红楼梦》里有南京话、江苏话、广东话、福建话或者它是石兄写的乃至是石兄又是根据木兄的原著加工的，木兄又是根据水兄的断简残篇编成的，对《红楼梦》这部书有何改变？”（《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》）为此，我在《古代小说作家简论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）中评论道：

专家把对《红楼梦》作者考证的反感情绪，表达得非常激烈而又非常极端；解开“古代小说作家之谜”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价值的。这种意见对不对呢？我想，

至少对文史研究工作来说，是不正确的：

第一，孟子说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（《孟子万章》）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的反映的产物。不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，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，不了解他的生活圈子与活动范围，要对古代小说做出历史的和审美的评价，是很难切中肯綮的。

第二，小说史是一条绵绵不绝的长河，是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，要准确明晰地勾勒小说的发展概况和延续轨迹，最重要的是为每位作家准确定位，从而将他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，发现他所提供的前人所没有的新的东西，发现他对于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，最终确立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。

近些年来，又有人把钱钟书的话搬出来，说这个鸡生了个蛋，你就吃那个蛋好了，管它是哪个鸡生的呢？这些人不懂得，《红楼梦》不仅和鸡蛋不一样，和同样是小说的《三国演义》也不一样。《三国演义》是《三国志》的“演义”，刘备、诸葛亮是历史上存在的，罗贯中不写《三国演义》，人家照样知道刘备、诸葛亮；而如果“曹雪芹”不写《红楼梦》，人们就不可能知道有贾宝玉。贾宝玉是“曹雪芹”心灵的产物，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晶，所以了解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重要的。

2011年7月，我去西溪参加“杭州与红楼梦”研讨会，以“包容曹雪芹‘异质思维’，激活《红楼梦》研探因子”为题，讲了三点意见：

1. 可以将“曹雪芹”看成《红楼梦》作者的笔名，化名，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口舌，冲淡了不应有的情绪，得以直接进入实质性的探讨。

2. 曹雪芹问题存在着不少空间。名字只是一个符号，探究作者的关键，在于弄清他所处的时代。从知人论世角度看有两种观点：一种观点认为，曹雪芹是康熙间人，他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；一种观点认为，曹雪芹是乾隆间人，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是痛悼家族的衰落，或是揭示宫闱的秘史。两种观念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观和方法论。

3. 激活《红楼梦》研探因子。探讨曹雪芹的人无不充满了激情，他们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，要比一般人深入得多，书中的一枝一叶都关注到了，这就激活了《红楼梦》研探的因子。

杭州西溪会议的主角是土默热先生。出席会议的杭州市领导，希望与会者能够认可土默热的洪昇说；而权威的红学家，既要遵循“学术规范”，又要照顾主人的面

子，不愿轻易表态。我则明白地说：如果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确是洪昇，土默热先生功德无量，应该立一块碑；即使后来证明李渔可能比他更像，你的辛苦并没有白费。因为你让大家把握了《红楼梦》那个时代，那个土壤，那个氛围，那个世界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《红楼梦》。我还明白地说，对于洪昇、吴伟业、李渔、顾景星的探讨，都应持赞赏的态度，各级领导包括红学会的领导，应持宽厚的态度，支持的态度。你想说，就让你说，都要好好听，有道理的点点头，没道理的你给指出来，千万不要一听到不同声音，就“围剿”，就“讨伐”，这才有助于红学发展。

王巧林先生的《红楼梦》作者顾景星说，堪称“异质思维”的硕果。从总的方面看，其学术特色在有破有立，而且是大破大立。他在本书第一节“推翻新红学‘曹雪芹说’的n个理由”中，以极宏大的气势，论证了新红学标榜的“科学方法”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五项成果的不成立：1. 认为《红楼梦》作者为康熙间名士曹寅之孙曹雪芹，是书大约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九年之前；2. 该书为曹雪芹小传、家传，甄、贾宝玉即雪芹，甄、贾二府即曹家；3. 书中大观园原型为北京恭王府；4. 作者采取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写成；5. 《红楼梦》成书于北京，驳斥得就具相当的新意。

以往之反证多强调“曹雪芹”生于曹寅死后好多年，绝不可能“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”；而当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曹颀被抄家的时候，“曹雪芹”又只有四岁或稍大一点，又实在无法去体验那“风月繁华之盛”。与之不同的是，王巧林先生揭示的“写作《红楼梦》的底牌在哪”，以为撰写《红楼梦》一书，要有极强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，具备广博的学识、丰富的人生经历，如“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良好的教育”，指出曹寅之孙儿童时代便经历过抄家这样的大事件，童年或少年时代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，错过了少年儿童智力开发和就学读书最宝贵的黄金时间；复从“曹雪芹所交友人”“曹雪芹社会阅历”等九个方面，证明新红学考证派笔下的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不能成立，所引资料充分，合乎情理，为“《红楼梦》作者不是曹雪芹”共识增添了新的份额，证明克非先生《红坛伪学》“这个学术门派缺少学理，缺乏正确的目标，打的旗帜是荒谬的，选择的方向是错误的，使用的方法更是大不得当”的评价是到位的。

从立的角度讲，王巧林先生赞成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见解，以为《红楼梦》的本事在“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”，是“当代的信史”“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”。王巧林先生以为，《红楼梦》含有故国之思、谩骂或侮辱清政府之语、对于汉人仕清者的讽刺或调侃三大类内涵，实乃清初怀着极强的民族主义情怀的汉人遗民所作，强

调说：“没有历经过明亡，不憎恨清朝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贼寇之人，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；没有经历过战争，即无目睹过太多死亡之人，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；没有饱经忧患、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之人，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；没有在南方的乡村或长江边的城市待过，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；没有离经叛道、愤世嫉俗的乖张个性，同样也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；没有博学多才和阅尽沧桑的经历，更是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！”在否定“曹雪芹写作《红楼梦》的底牌在哪”的九大条件，论定曹雪芹没有哪一条符合的同时，满怀信心地宣布：“如果将作者或曹雪芹放在清初的明遗民、一代霸才文人顾景星的头上，则当今红学界争论已久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，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！”

毋庸讳言，王巧林先生怀有最为浓烈的楚蕲文化情结与最为浓烈的顾景星情结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赞曰：“景星记诵淹博，才气尤纵横不羁，诗文雄贍，亦一时之霸才；而细大不捐，榛櫟勿翦，其后人收拾遗稿，又不甚别裁，傅毅之不能自休，陆机之才多为患，殆俱有焉。”王巧林先生在论述新见的时候，效法了顾景星纵横不羁的霸气，以几乎不容商议的语气陈述道：

综观是书，无论是大量楚蕲方言、楚风蕲俗，还是诸多对于湖南、湖北或大江南北名胜的刻意描写，以及间杂着为数不少的“吴侬软语”，必定与作者家乡蕲州及其避难江南长达八年之久的经历有关，必定与他娶了一个家居苏州的扬州美女的妻子有关，必定与他历经明亡的乱离生活有关，必定与其游历的足迹有关，也必定与其对于故国之思的情感有关！而这些现象无一不吻合顾景星的特殊身世。故作者在写此书时，往往无须拧须，便可信手拈来。观清初时期的文人，没有哪一个文人的故事、家事、家乡事，能像顾景星那样如此吻合《红楼梦》！以此毫无悬念足以证明《红楼梦》一书为顾景星所撰。可以说，缺少悲愤之泪的人是很难写成此书的。能写出此书者，非顾景星莫属。正如宋词云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！”

可惜的是，顾景星的“细大不捐，榛櫟勿翦”，“傅毅之不能自休，陆机之才多为患”，在王巧林先生的论述中也非常突出。读着与蕲州有关（当然也与顾景星有关）的方言、民俗、风物乃至佛道巫等文化元素琐细的论证，固然感受到王巧林先生的自信，也有难以一一核实的苦恼：这方言，这民俗，这风物，难道只有蕲州一地才有？

这佛道巫文化，这医药针灸知识，这精于琴棋书画，这天文地理和五行八卦，难道只有一个顾景星吻合？异质思维激发出来的异质思维，最容易引发另外的异端：讲述者越是执拗地肯定，而倾听者便越是执拗地怀疑。

但当读到石头“补天”的论述，心里的天平开始向他倾斜了。记得我在“杭州与红楼梦”研讨会上，曾称赞土默热先生对时代的梳理：

土默热先生注意到甄士隐解《好了歌》的前一句：“乱烘烘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”后面一句更重要：“甚荒唐，到头来，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。”恩格斯讲过：历史的发展是由许多单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。清朝打进来，把明朝灭亡了，好像非常不可理解，当时有识之士很多，打到每一个城市都遇到顽强的抵抗，像扬州、嘉定。为什么明代一个朝代很快就完了呢？土先生讲到南明，对于南明的关注，特别重要。大家看《桃花扇》，里面有忠臣，有良将，也有奸臣，也有坏蛋。这些人忙什么呢？阮大铖想投靠你君子，你把他排斥在外，把他弄得很狼狈，你出了一口气，你伸张了正义，但怎么样？“甚荒唐，到头来，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你忙了半天，你史可法也好，左良玉也好，甚至钱谦益也好，马士英也好，阮大铖也好，你忙了半天，都是为满清的南下，开辟了道路。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，不管你道德品质如何，你的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，要说“甚荒唐”，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荒唐就荒唐在这个地方——“到头来，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这种民族之感，是非常强烈的。

明清鼎革，时人称为“天崩地坼”。其时的名士，或以身殉国，或隐居林泉，或折节归降，却不闻有人挺身而出，意欲“补天”。通过王巧林先生的努力，终于把这个人找到了：他就是顾景星！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崇祯帝殉国，大明朝的天塌了。留都南京的一班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为新君，年号“弘光”，史称“南明”，大明朝的气运尚有挽回的可能。奈何弘光帝沉溺酒色，佞臣马士英把持朝政，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，贪赃枉法，大明王朝已经回天乏术。是年九月，南北直隶和湖广等七省流寓贡生试，顾景星名列魁首，十月十一日伏读上谕，有民间利弊，许大小衙门举贡监生员陈奏，冒着杀头危险，撰写了《敬呈四事疏》，文曰：

其一曰车驾宜驻淮以张国势。陛下承运，即位南都，海内仰戴，为神人主。然以先帝临之，则陛下臣也。三月之变，书契以来所未有，臣子所不共戴天。闻内外义师合起，已破贼关中，为先帝复仇，而江南不闻出一旅，加一矢，将来何辞以对义师乎？况今死贼游魂，苟存旦夕，非如前日猪突豨勇不可制也。其逸如楚境者，鹄面裹创，掠野剽食，不过宁南侯偏裨，力可尽剿。臣窃谓陛下宜驻蹕于淮，大集将吏，搜承补卒，声言讨贼而实不动，降良玉玺书，悬厚赏。使大江之中，御栉相望。牛酒日至，献首执俘，内鼓军气，外借声援，用兵大计，无愈此者。陛下岂可坐失机会，阻海内忠义之心乎？夫人情孰不恶劳喜逸？虽圣贤不免。然坚于图功，勇于改过，故弃庸众之情，而成非常之功。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齐，桓公妻以宗女，有马二十乘，公子安之，无返国意。赵衰咎犯乃醉公子，载以行。汉高入咸阳，对秦苑囿府库，运军灞上，故重耳卒伯诸侯，而汉高奄有天下。陛下自五月即位以来，安居官禁，将谓万乘至尊。不宜轻动，而长江天堑，恃以无虞乎？臣前于七月初十日，仰见礼部恭上武英殿御座，是时天气晴朗，忽有黑云自西北来，飙风掘堞，霹雳击碎大中桥居民瓦屋，震二人。盖天以警陛下。欲陛下号令征伐，如天之有风雷也。八月丙辰朔，日食张十一度五十七秒，分野为中州。陛下龙潜之地，天之示警，亦云甚矣。伏望陛下念以往之失，图将来之成，翠华一幸，中外改观。臣谓陛下宜驻淮以张国势者，此也。

其二曰宜罢大工等役。高皇帝定鼎应天，阙廷制度巍峨壮丽，诚使后世无有复加。陛下龙飞，武央乾清，首行修葺。其余宫殿，宜在所缓而大工繁兴，耗散军饷，臣谓不可以已乎？当国耻未雪，正陛下卧薪尝胆之时，而非修未央官之日也。臣前廷试时，见匠作数百人，从东华门入，每十八执一小旗为小队，百人一大旗为大队，自日出行，已刻乃尽。须臾之间，轰厖筑削，嘘吁邪许，闻于国中，曾不三时，复引队出。自日入行，黄昏乃尽。臣窃大惧。夫杂作之徒，多四方乞丐，工部雇佣而来，而无赖子弟，妄行保结，今逋寇未歼，辇毂之下，尚多反侧，设此辈有觊觎宫门箠钥者，陛下将何以制之乎？且远近闻之，必谓陛下安江南无恢复意。臣谓宜罢大工等役者，此也。

三曰宜停大婚礼。夫大昏，万世之嗣也，以承宗庙，以母仪天下，愿不重乎？故访有德而后聘六礼，而后备袞冕，而后迎庙见，而后正位。盖慎之又慎也。陛下自五月登基，七月即敕礼部选在京内外良家子送掖庭亲选，民间讹传，中贵且出，

都城暨淮阳，不问门第少壮，争相嫁娶，以近传远，将谓陛下何如主乎？且陛下大典所阙，不更有急于此者。海内义士，枕戈待旦，义不顾家，此令一行，众必解体，况今宫中结侍有人矣，御物粗备矣。陛下自谓较龙潜时何若也？较五六月时又何若也？昔孙权以妹嫁昭烈，作珍珠步幃，昭烈卒不留意，竟取幃钩钱以充国用。唐太宗时，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，容色绝世，文德皇后聘为充华，魏徵言女已许人，太宗大惊，廷臣或言未字，太宗竟从徵谏，深自刻责，以女还郑。陛下聪明勇断，远迈前古，臣下不能仰体，致此讹传，风闻一播，奈陛下何！且陛下今日丁先帝之变，则在丧礼，国方用兵，则在军旅军丧之中，皆无昏（婚）礼，伏愿陛下熟思之。

四曰斟酌将相。臣闻国有将相，势有内外，权有重轻。臣轻君重，则宜外重；君轻臣重，则宜内重。外重，汉文帝于周亚夫是也；内重，唐肃宗语藩镇是也。今不可不内重明矣。臣窃见兴平伯高杰等各拥外重之势，而阁臣史可法出镇扬州，分损俸禄以养宾客，步兵不满二千，掾吏几于百六，日兴杰等议餉和事。《易》曰：“剥床以肤。”又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陛下谓诸镇之力，仅能迫胁一宰相而已乎？此外重之弊也。臣愚谓兴平伯、宁南侯，宜稍稍调置。昔宋南渡诸将各雄视，汪藻疏言，刘光世距贼数十里，若不相知，偃然宴饮，张俊自明州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。韩世忠扫镇江储资，尽装海舶，焚城郭，为逃遁计。至秀州放兵四掠，执缚县宰以取钱粮，宸翰召之三而不至，元夕取民间女子，张灯高会，用古法皆当诛，然不可尽诛也。莫若择有威望一人尽护其军。虽朝廷亲军，亦听节制，据藻斯言，张、韩所为，略同今日。然史称南宋功臣，必曰张、韩、刘、岳。何者待之？得术节制，得宜也。刘光世或屯镇江、池州、太平；韩世忠或屯湖北、武昌、九江、江阴；岳飞或屯湖南、宜兴、蒋山，位虽藩镇，听调立功，将无分疆，兵不恋土争地之患。何繇而生臣？故谓宜如汪藻计，委重相权。相重，则内重。当令何者一军？俾可法自将与诸将犄角，相宜应接。韩信称汉高善于将将，陛下正将将之时矣！且今江北诸将反戈斗争，非维扬一城乎？陛下诚能由扬驻淮，署立行殿，是陛下六飞清蹕之地，孰敢复争？太阿指挥，移屯进取，孰敢不服？离如晨星，联若首尾，孰敢复离？所谓将将莫如此者。伏愿陛下熟记之。

以上四事，朝廷重计，非臣分位所当言，草莽微贱，不识忌讳，昧死上言。陛下不以臣废言，臣死且不朽。为此具本亲斋，甘冒斧钺，伏候圣旨。自为字起至斋字止，计若干字，纸二张 右谨奏闻。（《白茅堂集》卷之二十七）